

皇冠大奖作家·新星派

手里绽开 一朵莲

SHOU LI ZHANKAI
YI DUO LIAN

王璐琪
著

SPM

南方出版传媒
新世纪出版社

皇冠大奖作家·新星派

手里绽开 一朵莲

SHOU LI ZHANKAI
YI DUO LIAN

王璐琪
著



SPM

南方出版传媒
新世纪出版社
·广州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手里绽开一朵莲 / 王璐琪著. —广州: 新世纪出版社, 2018.1
(大奖作家·新星派)

ISBN 978-7-5583-0658-7

I. ①手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儿童小说—短篇小说—小说
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174688号

出 版 人: 孙泽军
选题策划: 李碧梅
责任编辑: 李碧梅
责任技编: 许泽璇
封面设计: 高豪勇

手里绽开一朵莲

SHOU LI ZHANKAI YI DUO LIAN

王璐琪 著

出版发行: 新世纪出版社

(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)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东莞市信誉印刷有限公司

(地址: 东莞市南城区水濂澎洞工业区一期C区)

规 格: 787毫米×1092毫米

开 本: 16

印 张: 11

字 数: 143千

版 次: 2018年1月第1版

印 次: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 26.00元

质量监督电话: 020-83797655 购书咨询电话: 020-83781537

CONTENTS

录

雪之国	1
天花板上的暗恋	14
浮世绘	25
手里绽开一朵莲	36
温柔的时光	45
追逐太阳的孩子	57
艺术班的水仙们	66
追梦人	78
不向日的向日葵	88

目
录

触不到的朋友 100

火烈鸟

你是我的『O.K.绷』 115
..... 125

老爸牌空调车 138

理由恰当的离家出走 148

青衣 159

雪的国



梁霁怀揣着那张全家福，穿上羽绒服，外面罩上冲锋衣，背着简易的行李，独自坐上开往北方雪国的列车。

雪国县乌苏乡。这个荒僻的地方，住着爷爷的一个老友。

十五岁的少年头一次独自去那么远的地方，他有些畏惧。

车窗外的景色不断变换，这是二月底的早春。从草木青翠的南方到草木枯黄的中部再到皑皑白雪的北方，梁霁坐了一天两夜的火车，几乎横跨了一个四季。

尽管做好了心理准备，下了火车，梁霁还是吃了一惊。

白色，全部都是白色，浓重的白色，不透气的白色。

这漫山遍野的白色好像巨大的屏障，包裹着天与地，人站在里面那样渺小而不值一提。远处连绵的山也不像山，而是一个又一个起伏柔和的雪包，时不时有一两个穿着皮袍的人在齐膝的雪地里行走，偶尔一辆简易的雪橇由几只凶悍的大狗拖着滑过。梁霁被震慑得一句话也说不出，他呆立了片刻，半晌没有抬腿。

雪国，名副其实，这里就是雪的国。

手套太厚，梁霁摘下一只，准备掏出兜里的地址。一阵烈风扫过，手套像是有了生命，挣脱了他的指头，飞得不见踪影。

“哎，哎……”梁霁下意识跑了两步去追，发现这雪是极软也极具吸力的，尽管他迈了很大的步子，可速度很快被削弱了，而上半身因为惯性，没掌握住平衡，他狠狠地摔了一跤。

冰凉的雪覆盖着他的脸，痒痒的，像是无数只小蒲公英，他隐隐听到背后有人在嗤嗤地笑。

“谁在那儿？”梁霁回头望。

一个身穿皮毛毡的人双手抱肘，看着梁霁在笑。因为海拔较高，这人晒得黝黑，明晃晃的白牙跟雪一样。

“小伙子，你是南方人吧？”他个子非常高，像是一个巨人，几步跨到梁霁的身边，轻松地把他拉了起来。

“算是吧。”梁霁对陌生人带着戒心，含含糊糊地回答着他的话，开始用手拍身上的雪。

“你这样可不行！”那人的声音陡然严厉起来，梁霁吓了一跳，不敢动了。这声音洪亮有力，震得梁霁双耳轰鸣。

他脱下一只硕大的绿色手套，戴在梁霁那只露在外面的手上，“你没来过这里，不习惯，冻坏了要截肢！”

最后两个字着实吓了梁霁一跳，他赶紧把手伸向厚手套的深处，那里有他贪恋的温暖。

“年轻人，你来这儿干什么？”男人好奇地问。

梁霁轻轻地叹了口气，把目光放到远方，这里除了面前这个高大的男人，连个鬼影都没有。是啊，一个从小生活在南方的人，为什么要跑到这全是雪的地方呢？而爷爷，他怎么会跟这里有着如此深厚的



感情呢？

“因为，我要找一个人，他是我爷爷的朋友。”他想了一会儿，轻轻地说。

“李国峰？”老乡诧异地看着地址，又看了看梁霁，“你确定？”

梁霁的心跳开始加速了，难道这里没有李国峰？自己岂不是白跑一趟？

“确定……”其实梁霁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否确定。

老乡憨厚地笑了笑：“你不知道吧？李国峰都已经去世十几年了。”

这个结果比梁霁最初预料的还要坏，他的双手不由得抖了起来。

二

两天前的一个中午。

妈妈在前面走，步子很急，梁霁几乎跟不上。

她一把推开住院部的门，医院里的消毒水味道钻进了梁霁的鼻腔里，唤醒了他全身的细胞。也就是在这一刻，他才意识到，爷爷是真的住院了。

爷爷怎么可能会住院呢？

十五年了，梁霁未曾见爷爷生过病。老人家有晨练的习惯，冬日接近零度的天气里，爷爷只穿着一件背心，扛着一根木质扁担，两头挑着十几块板砖，慢悠悠地在寒风中走。梁霁问过爷爷，穿这么少，不冷吗？

爷爷总乐呵呵地说，不冷，爷爷的家乡在雪国，这里的温度跟雪

国比，简直不值一提。

雪国。这几乎是地图最北端的城市。梁霁从没把他的话当回事，因为上学后的小梁霁要操心的事太多了，他要一边上网刷微博、打网游，一边担心正在下滑的成绩，根本腾不出时间来琢磨，户口在江南的爷爷怎会与雪国产生关系呢？

走廊里到处都是穿着病号服的老人，他们有的由家人陪伴做康复训练，有的独自坐在椅子上，手上挂着点滴，目光放空，表情若有所思。春寒料峭，树木虽已露芽，却突然气温猛降，体弱的老人受不住这突如其来的寒流，纷纷住进了医院，爷爷也是他们中的一员。

可是，爷爷不是说他生在雪国，一点也不怕冷吗？

爷爷的病房就要到了，妈妈猛地刹住了脚步，梁霁由于惯性，差点撞到妈妈身上。妈妈用手扶着梁霁的肩膀，压低声音说：“见到爷爷不许哭，若问起爸爸，就说他工作太忙，你就代表他了。我待不久，下午还要上班，你在这儿陪着爷爷，晚上我来接你。”

没等梁霁回答，妈妈就拧开了门把手，屋里出人意料的温暖，消毒水的味道更浓烈了。病房一共三张床，爷爷躺在正中央那张，两边的床铺干净整洁，白色的瓷砖，白色的床单被罩，爷爷穿着白色的病号服，像是躺在雪地里。

“爸，感觉怎么样？您儿子怕您嫌吵，把这两张床也包下来了。”妈妈的声音嘹亮自如，她对着病床上躺着的爷爷笑得很开心，“看，梁霁来看您了。”

她把梁霁往前一推：“我还要去上班，让他陪您谈心。”说完，妈妈在病房里转悠了两圈，给爷爷削了一只苹果，向门口的护工嘱咐了几句话，匆匆忙忙走了。

门关上后，病房里安静得像一潭死水，梁霁觉得呼吸都不顺畅



了。他看着爷爷，爷爷也看着他，可是梁霁觉得，这不像是爷爷。眼前的这个老人瘦得颧骨高耸，肤色发青，口鼻上拢着呼吸面罩，隐约可见半张着的嘴。床单太白了，白得乏味，衬托得爷爷干枯得像一块朽木。

爷爷坐起身，用手指了指床头柜，这一动作耗费太多力气，他已经无法再张口做注释。梁霁懵懵懂懂地走上前，打开柜子，里面是一些衣物，折叠整齐的衣物上方有只色泽黯淡的皮包。

梁霁看看爷爷，爷爷喘息着点了点头。

他拎出皮包，包不沉。拉链坏了，爷爷在包的两边缝上了扣子，梁霁解开扣子，从里面掏出来厚厚一沓明信片 and 几封信。

梁霁数了数明信片，一共五十三张。每一张都只写着五个字：愿全家安康。梁霁看了看日期，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，第一张明信片上的邮戳清晰地告知着它的年龄，它已经五十多岁了。这五个字写得苍劲有力，黑色钢笔字迹似乎能穿透这张纸片，也提示着字迹主人的年龄。

爷爷抽出其中一封信，点了点信封上的地址：“……去这里……”

接着，他从枕头底下取出一张全家福照片。梁霁认出，这是今年过年期间照的照片。梁家一直有这么个习惯，每年照张全家福，尽管有老人去世，可也有新的人添进来，所以要聚齐二十几口人照这么张照片，不是件易事。在外地或者工作忙的亲戚对此有些不耐烦，并不能理解爷爷为何强硬地要求大家每年参加照全家福一事。

“把照片送过去，带回来一张明信片。”爷爷说。

“怎么不快递过去呢？”梁霁看了看信封上的地址，雪国县乌苏乡一百八十二号，距离这里简直十万八千里。梁霁看着寄信人的名

字——李国峰，他记得这个名字，爷爷经常提起他。

“他今年没寄东西来，我很担心。想亲自去看看，可是我走不动了。”爷爷哀伤地摇摇头，叹了口气，“你若不愿去，我让你哥……”

“我去。”梁霁说，尽管心不甘情不愿，但他不愿意看见病恹恹的爷爷再去央求谁。在他记忆中，爷爷就没求过谁。

三

几分钟后，梁霁由男人带着，走到了正道上。这里的雪被人铲过，部分在阳光的照耀下已经融化了。而这时梁霁也才发现，男人并不是非常高大，而是脚下踩着十厘米高的防水台鞋子。

“李国峰家在那个山包后面，绕过去就看到了。”男人指了指路后，看梁霁一脸迷茫，又不放心地送了他几步，“现在大家没以前走得频繁了，他家又是远离村子的，我已经很久没见过他们家人了，你既然来了，就去看看。”

梁霁得知李国峰已死的消息后，就想立刻回家。这里太冷了，他穿的衣服完全不堪一击，唯一暖和的地方只有那只带着男人手套的右手。身体的不适令他非常烦躁，加之手机一直没有信号，与爸妈联系不上，梁霁看着遥远的山包，几乎要脱口而出说不想去了。

“手套你就戴着吧。”见梁霁要脱手套，男人阻止道，“你是个好心人，我也做点好事。”

男人的话触动了梁霁，他没说话，又看了一眼山包，似乎也没有那么远。

既然来了，就过去看看吧。梁霁搂紧了背包，低头躲避着寒风，



一步步向山包处走去。雪踩在脚底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，他觉得新鲜，就紧着跑了两步，雪淹没到他的脚踝，皮鞋被擦得锃亮。

走了一段路，梁霁身上出了汗，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，地上的白色依旧刺眼。可梁霁现在心情好了许多，他从没见过这么大面积的白雪，更别提在雪地里玩耍了，不知不觉走过了山包。他看到了李国峰家的房子，一间大的带两间小的，四周围着木栏，门口拴着一只奇怪的动物。

房屋没他想象的破旧，屋顶上是厚厚的积雪。他站在门前，轻轻地叩了叩门。

门吱呀开了，一个年纪与他相仿的女孩打开了门，她上下打量了一番梁霁，不太友好地问：“找谁？”

“请问这是李国峰的家吗？”梁霁问，并递上全家福。

“哦，你是梁霁吧。”女孩很快就喊出了他的名字，她闪了下身子，让梁霁进屋。

屋里面东西不多，一张大炕，梁上挂着几只筐子，角落里堆着土豆玉米和辣椒串，后门关着，屋里暖和，窗户上全是雾气。女孩关上门，朝炕上一个老奶奶说：“奶奶，梁家来人了。”

女孩子口中的“奶奶”盘腿坐在炕上，手里缝制着什么东西，起初看见梁霁无动于衷，可听到孙女说出了“梁”字后，变得双目清亮起来。她大约八十岁，戴着老花镜，一头银白的头发，剪得短短的，梳得很整齐，一身简单的黑布蓝滚边大棉袄，窄窄的小脚。

“梁家？孩子爷爷最好的朋友就是梁修平。”奶奶虽耳朵不好使，但口齿很清晰，梁修平正是梁霁爷爷的名字。

“这不……”奶奶艰难地起身，从炕边的柜子里掏出一只大箱子，边翻腾边絮絮叨叨地说，“这是孩子她爷爷的宝贝，梁修平的小

孙子出生的时候，孩子他爷爷还去看过。怎么样，你们家人都还好吧？年年都寄照片过来，这里都是。”

奶奶拿出厚厚一沓照片递给梁霁。

“喝水。”女孩给梁霁倒了杯水，在他耳边悄悄地说，“我奶奶糊涂了，她现在不知道爷爷已经走了，你凑合着听吧。”

“那两位老人是从小一起长大的？”梁霁问。

奶奶听不清楚，梁霁连说了三遍，奶奶才笑了，说：“没，他们是高中同学，孩子他爷爷在镇上上学的时候，因为家远，高三的时候在梁修平家借住过一段时间。那时候家里穷，一个月回一趟，孩子他爷爷就把家里的干货背过去，算是房租了。”

梁霁哑然。稀松平常的房客与房东的关系，可能在梁霁这一代人看来，这持续了五十年的友谊似乎是个笑话。

四

那时候，梁霁家并不很富裕，但是每到过年，他们家就会多很多干货。有粉条、木耳、黄花菜、雪菜、口蘑、干豆角等等，一筐一筐的运来，然而最珍贵的就是一串串的血肠。血肠炖白菜，雪菜炒肉糜，再配上热气腾腾的米饭，菜的味道一飘起，梁霁就知道，年不远了。

每当这时，梁霁就会问爷爷，这些东西是谁寄来的。

爷爷就说，是他的一个老伙计，李国峰寄来的！

而这个老伙计，梁霁已经没有印象了，因为食材的香味已经夺去了他的思考能力，耳边爷爷的絮叨，他基本是左耳朵进，右耳朵出。

“那时候李国峰家远，租住我爸爸——也就是你太爷爷的后院，



说是租，其实给不了什么钱，每个月送点山里的干货。那时候动辄就是漫天的雪，雪厚封山，有时候他三两个月回一次家，基本上就是我家的一分子了。他成绩比我好，可后来不知怎么的，毕业后反而要回到雪国去。我劝不动他，我考了南边的学校，再后来就安了家，不怎么回去了。你爸爸出生的时候，他来过；你出生的时候，他也来过，还抱过你呢……”

梁霁当然不会记得李国峰抱过他的事，这个人那么普通，他不会有印象，只有那每年如期到来的干货在提醒他，爷爷确实有这么个老伙伴在远方，远到梁霁都不愿意去想。

后来，家里慢慢富裕起来，过年吃的那些东西，梁霁家已不稀罕了。那些干货就从餐桌上的宠儿挪到了爷爷的屋里，许久没人吃，因为空气潮湿，大多数都发霉了。

梁霁一次找个玩具，找到爷爷的屋里，柜子后面一人多高的筐子码得整整齐齐，上面落了一层灰尘。他好奇地掀开其中一个，一股烂抹布的味道扑鼻而来，熏得他眼泪都流了下来。仔细看看，原来是一筐筐的木耳蘑菇烂在里面了。

很长一段时间，梁霁不愿意进爷爷的屋子，可不管在家里哪个位置，那股味道都如影随形。再后来，爸爸妈妈与爷爷分开住了，他们搬进了单元楼，距离爷爷就更远了，逢年过节才回去一次。直到有一天，妈妈在回家的路上提起，哎，今年怎么没闻到干货的霉味？

那是爷爷住院的前一个月。

因为天色晚了，李家给梁霁安顿在客房里，说是客房，其实与库房相差无异。李国峰的孙女李天骄给梁霁铺好了床，洗漱用品摆放得整整齐齐。她虽然只比梁霁大两个月，可一点也不像中学生，反倒像个成年人。

梁霁看着她忙里忙外，沉吟了许久，才结结巴巴地问：“那李爷爷他什么时候过世的呢？”

“你是想问，老头子死了那么多年，怎么还有人给你们寄东西吗？”李天骄毫不客气地说出了梁霁的疑惑，“你们这些南方人，就是喜欢拐弯抹角。”

梁霁顿时无言以对。

“老头子走之前叮嘱过我爸，不让说，东西是我爸一直在邮寄。因为今年我爸出门打工，没人进山，也就没寄东西，至于明信片嘛……你跟我来。”李天骄爽利地招招手，梁霁听话地跟着她走到一个书桌前，她拉开了抽屉，梁霁吃了一惊。

抽屉里满满当当放的全是废纸，上面大大小小重复写着这么几个字，也正是梁霁在爷爷出示的明信片上看到的：愿全家安康。

“我爸逼着我从小就练，第一次寄出去的时候还怕被你爷爷看出来，我会挨打，惴惴不安等了好久。”李天骄得意扬扬地展示给梁霁看，“不错吧。”

梁霁苦笑一下，他有些不理解这个女孩，她似乎很大大咧咧。

“这个给你，带回去，别告诉老人家我爷爷的事。假装一切没发生过。”李天骄抽出一张明信片，挤挤眼睛，坏笑着说，“你睡觉吧，明天我还得带你去看老头子的坟，刚好明天烧纸，你跟着吧。”

这时，梁霁兜里的手机振动了一下，他一阵欣喜，晚上可能信号会好一些。他掏出手机，发现一条未读短信，日期显示是一天前的，那时候他还在火车上。

“你电话打不通，爷爷走了，你不用去了，回家吧。”

信息是妈妈发来的，寥寥几字，梁霁却看了许久许久。



五

洗脚水早已经冰凉，梁霁呆呆地看着水盆，已经是深夜了。外面一片死寂，偶尔传来一两声狗叫，如果不是隔壁的奶奶的呼噜声，梁霁会以为自己在外太空呢。

这一夜梁霁没有睡好，他头一次知道了失眠的滋味，也知道哭不出来其实更难受。

第二天一早，李天骄就带着他，从后门出去，一直往山上走去。李天骄穿得不比梁霁少，可她似乎完全不受厚衣服的牵制，步履十分轻快。这时候，太阳还未升起，只有薄薄的淡玫瑰色的光从云层透出来，洒在雪地上，闪着柔和的光。四周静悄悄的，梁霁只能听到自己的喘息声，以及脚下沙沙的雪声。

“爷爷的遗愿是葬在山顶，能够看到整个雪国。”李天骄在前面远远地喊，她已经登上了山包，高高地站在上面冲梁霁挥手。

梁霁双手拄着膝盖，他的膝盖以下已经累得麻木了，右手还带着那个男人的绿色大手套，看起来像个大树枝。他默数了十个数，咬咬牙，再次往山顶走去。

爬到顶上，他看到了李国峰的坟，低缓的一个起伏，在雪地里那么地不显眼。可是当他把目光转向山下时，他惊呆了，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了。

这里太美了。

这是一望无际的白色王国，名副其实的雪的国。此时太阳已经完全升起，明亮的阳光慷慨地照耀着雪原，树木一瞬间变成了金色。天空是蓝的，蓝得透明，蜿蜒的河流有部分已经上冻，呈现出奇异的深蓝色，水流在雪地上冲刷出瑰丽的图案。河的两边是低矮的灌木丛，

里面栖息着鸟儿。它们时不时从树丛里飞出来，欢快地叫着，嬉闹着，扬起的雪沙像碎银子。

梁霁的目光所及之处都是纯白色的，他头一次理解了白色的意义，也理解了为什么李国峰要葬在这里。

因为连他这个外乡人也不想走了。

手机响了起来，是妈妈打来的，他艰难地把手机举到耳边：“喂。”

妈妈那边声音嘈杂极了，她有些焦急地问：“怎么还没回来？一直联系不上你，急死我了……”

“妈。”梁霁打断了妈妈的话，“李爷爷去世了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你知道？”

“也是今天听老家亲戚们说的，你爷爷早就知道李国峰去世了，只不过一直没告诉咱们。这老头子，话不说清楚，害得你白跑一趟……”

妈妈在讲什么，梁霁已经完全听不到了，他耳边只有远处圆润婉转的鸟叫声。

原来爷爷早就知道了，李国峰想瞒着，爷爷就假装不知道。

梁霁忍不住笑了，这调皮的老头子。

他似乎看到在山脚下，有两个少年背着书包往学校走去，一边玩雪，一边打闹，一边不忘互相提问昨天的功课。那是爷爷和李国峰，他知道那是他们。

“你对着远方喊，如果有回音的话，说明他们在那边听到了。”

李天骄说着，双手卷成喇叭状，对着远方喊道：“喂——”

没有回音，只有猎猎的风。